

【文学与艺术研究】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与词史意义*

楼培

摘要:宋初半个多世纪里词坛沉寂,在词体兴起与发展的历程中,洛阳文人集团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文学群体由于幕主钱惟演的倡导提携,诸文才士的应和参与,形成从容闲暇、文酒诗会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以歌妓为中介的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的词体运行系统。钱惟演、谢绛、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集团主要人物均有词作问世,不乏词史价值。尤其是欧阳修,他以洛阳为起点,创作了为数甚多、质量颇高的词作,并受到洛阳文人集团的极大影响,最终成为宋初四大词人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宋词的发展进程,深刻展现了洛阳文人集团的词史意义。

关键词:洛阳文人集团;欧阳修;词体创作;词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1-0157-08

宋词虽有“一代之胜”的隆誉,但揆诸史实,在宋初半个多世纪里,词坛却显得沉寂寥落。两宋之际的王灼通过比较唐末五代与宋初词之盛衰,早已感慨:“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在士大夫犹有可言,若昭宗‘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岂非作者?诸国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霸主钱俶习于富贵,以歌酒自娱。而庄宗同父兴代北,生长戎马间,百战之余,亦造语有思致。国初平一字内,法度礼乐寔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怪。”^①直到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四大词人先后由南入北,濡染词笔,才从根本上改变此前的萧条局面,开创了词坛的一代新风,并迎来宋词的第一个高峰。^②考察宋词兴起与发展的演变历程,我们发现洛阳文人集团在词体创作上也颇有特色,是北宋词坛蓓蕾初放时期的奇葩异卉,应当引起词学研究者的重视与探讨。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是指北宋仁宗朝形成的以西京留守钱惟演为幕主、河南府通判谢绛为主盟的僚

佐群体,它以尹洙、梅尧臣、欧阳修为骨干,包括尹源、富弼、张先、张谷、张汝士、杨愈、张太素、孙祖德、张亢、王顾等成员,更有国子学秀才王尚恭、王尚喆兄弟以及王复等为羽翼。他们之间除了以政事、文学为纽带外,某些成员之间还有姻戚关系,如谢绛嫁妹与梅尧臣,二王兄弟嫁妹与尹洙之子尹朴,欧阳修和谢绛长子谢景初(字师厚)同为胥偃女婿,而胥偃又是钱惟演亲戚^③,欧阳修、谢绛与钱惟演也平添了一层因缘。该集团活动时间从天圣九年(1031)到景祐元年(1034),前后不过四载,但在宋代文学与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已有的相关研究,如王水照先生《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等篇章及拙文《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南北文学的冲突和融合》^④,皆聚焦于其在宋代诗文方面的革新变异及文学史意义,而没有对该集团在词体创作上的成就展开论述,不免有遗珠之憾,本文试图弥补这种缺憾。

收稿日期:2019-05-17

*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与中国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17NDJC003Z);教育部青年课题“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与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研究”(19YJC751024);杭州师范大学科研项目“唐五代北宋词研究”(4065C5021820455)。

作者简介:楼培,男,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杭州 311121)。

一、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生态

吴熊和先生曾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唐宋词的文化功能和运行系统做了这样的界说:“许多事实表明,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它同时还涉及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妓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⑤这一精辟论断是建立在充分的史实基础上的。如欧阳炯《花间集序》称:

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乃命之为《花间集》。庶以阳春之甲,将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⑥

又陈世修《阳春集序》记述冯延巳词之问世:

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日月寢久,录而成编。^⑦

以上两篇文献都涉及当时词体的生成与传播,叙述了以歌妓佐酒为中介触媒,文人应歌填词并与乐工歌妓往还互动的实际情状,不仅展现了西蜀、南唐两个五代词坛中心具体而微的缩影,也为吴先生的论断提供了两个生动的注脚。

再回过头来看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环境。《四朝国史·欧阳修本传》称“(欧氏)调西京推官,留守钱惟演器其材,不撻以吏事,修以故益得尽力于学”^⑧。钱惟演不但对青年才俊欧阳修青眼有加,关照爱护,对于其他后进亦奖掖提携,愉快相处,从而为该文人集团营造了从容闲暇的生活和创作氛围。据载:

天圣、明道中,钱文僖公(惟演)自枢密留

守西都,谢希深为通判,欧阳永叔为推官,尹师鲁为掌书记,梅圣俞为主簿,皆天下之士,钱相遇之甚厚。一日,会于普明院,白乐天故宅也,有《唐九老画像》,钱相与希深而下,亦画其旁。因府第起双桂楼西城,建阁临圆驿,命永叔、师鲁作记。永叔文先成,凡千余言。师鲁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记。”及成,永叔服其简古。永叔自此始为古文。钱相谓希深曰:“君辈台阁禁从之选也,当用意史学,以所闻见拟之。”故有一书,谓之《都厅闲话》者,诸公之所著也。一时幕府之盛,天下称之。又有知名进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门,王复、王尚恭为称首。时科举法宽,秋试府园醮厅,希深监试,永叔、圣俞为试官。王复欲往请怀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复不行,则又曰:“解元非王复不可。”盖诸生文赋,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当朝廷无事,郡府多暇,钱相与诸公行乐无虚日。^⑨

从中可见,钱惟演虽是昆体作手,娴于骈俪“时文”,但胸襟豁达,鼓励古文创作,并组织过一次同人竞赛。他又重视幕僚后辈的文史才艺,哀辑了同人习作《都厅闲话》。而切磋琢磨的风气蔓延开来,在西京国子学也形成良性循环。这种“不撻以吏事”“郡府多暇”“行乐无虚日”的行政与生活作风更其是词体创作的前提条件。

现存史料中有两则提到洛阳文人集团的文酒诗会与词体创作的关系。《钱氏私志》记载:

欧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钱惟演)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阑干倚遍,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栖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晶双枕,傍有堕钗横。”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钗。^⑩

又《邵氏闻见录》有云:

谢希深、欧阳永叔官洛阳时,同游嵩山。自颖阳归,暮抵龙门香山。雪作,登石楼望都城,各有所怀。忽于烟霏中有策马渡伊水来者,既

至,乃钱相遣厨传歌妓至。吏传言曰:“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无遽归也。”钱相遇诸公之厚类此。后钱相谪汉东(随州),诸公送别至彭婆镇,钱相置酒作长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钱相泣下,诸公皆泣下。^①

上引笔记小说之本事或不足信,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洛阳文人集团词体创作的生态环境,它包括宴饮、燕乐、歌妓、词人、风俗生活等各种社会文化要素,满足了词体赖以产生、传播的基本条件。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宋初以来的政治文化环境也与词的兴起关系密切。太祖即位后不久就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宿将的兵权,其劝说辞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②石、王等人对宋太祖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此后优游沉湎于锦衣玉食、歌舞奢靡的生活。如武胜节度使兼侍中高怀德家中“声伎之妙,冠于当时,法部中精绝者,殆不过之”^③,其本人也“善音律,自为新声,度曲臻其精妙”^④。夏承焘先生《瞿髯论词绝句》论北宋词风时说:“九重心事共谁论,酒畔兵权语吐吞。说与玉田能信否?陈桥驿下有词源。”^⑤这里指明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心机与北宋词的兴起及其软靡风格息息相通。

宋初词人中虽有潘阆、林逋等闲云野鹤式的隐士,但更多的是寇准、丁谓等位列庙堂的朝廷权贵与士大夫,后者崇高的社会地位与雄厚的经济基础更易于产生以歌妓为中介的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的词体运行系统。据载:“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群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王文正公(曾)性俭约,初无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钱,上使内东门司呼二人者,责限为相公买妾,仍赐银三千两。”^⑥无论是太祖出于国初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还是真宗国家安定时期对君臣同乐的期许,都表明了北宋最高统治者对歌妓歌舞娱乐的认可。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无疑对以歌妓为中介的词体运行系统起到了推动作用。

洛阳文人集团的幕主钱惟演乃吴越王钱俶之子,从父归宋。他在政治上颇有权力欲望,真宗“天书”事件之初的大中祥符元年(1008),因献《祥符颂》擢升司封郎中、知制诰。他曾攀附联姻真宗之

妻刘后,以妹嫁刘后之兄刘美。又攀附当时权倾一时的丁谓,与之结为姻亲,共同排逐寇准。乾兴元年(1022),丁谓得罪,钱氏又恐牵连自己,就排挤丁谓来自求解脱。当年七月,钱氏除枢密使,十一月即罢为保大军节度使,知河阳。后相继徙知亳州,判许州、陈州,天圣九年(1031)改判河南府。在此过程中,钱氏尚不死心,稽留京师,图谋入相,先后遭到监察御史鞠咏、天章阁待制范讽、殿中侍御史郭劝等人劾奏,敦赴本镇。明道二年(1033)又在御史中丞范讽劾奏下被罢平章事,改任崇信军节度使。翌年即景祐元年(1034)七月,卒于崇信军节度使所在之随州。钱惟演出身贵胄,惯于歌儿舞女的优越生活自不待言,晚年的屡徙藩镇又与宋初被解除兵权的石、王等人有相似之处。在洛阳的文酒诗会、优游卒岁,一方面是他政治上郁郁不得志后不得已的自我排遣,另一方面更是身为文坛名家、昆体作手对后辈才人有意识的优容提携,同时也呼应了真宗朝后期以来“中外无虞”“以声妓自娱”的社会发展趋势,客观上为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利的生态环境。

二、钱、谢、尹、梅的词体创作与词史价值

洛阳文人集团创作的主要体裁是诗文,词体亦未可轻忽。前引《钱氏私志》中《临江仙》(柳外轻雷)词在《全宋词》中未见重出,为欧阳修洛阳时期所作无疑,而《邵氏闻见录》所载钱惟演谪汉东时“置酒作长短句,俾妓歌之”,或即《木兰花》(城上风光)词。从这些吉光片羽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见,洛阳文人集团诗酒风流之余,应该填写有为数不少的词作,但由于历史原因未能流传下来,以致湮没不彰,无人问津。所幸在《全宋词》中,目前尚收有钱惟演词2首,谢绛词3首,尹洙词1首,梅尧臣词2首,欧阳修词242首,这些词作为我们研究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奠定了相应的基础。这些词作有的并非填于洛阳时期,但在“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的宋初,创作主体作为洛阳文人集团的领袖与骨干的五位主要人物皆有词作并留存至今,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些留存的作品,又多是在洛阳或离开洛阳之后所作,词中关于洛阳记忆的亦不少。

钱惟演存词两首:

木兰花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

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鉴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

玉楼春

锦箨参差朱槛曲。露濯文犀和粉绿。未容浓翠伴桃红，已许纤枝留凤宿。嫩似春菱明似玉。一寸芳心谁管束。劝君速吃莫踟蹰，看被南风吹作竹。^{①7}

上引第一首辑自《湘山野录》，释文莹记载：“钱思公谪居汉东日，撰一曲曰：‘城上风光莺语乱……’每歌之，酒阑则垂涕。时后阁尚有故国一白发姬，乃邓王俶歌鬟惊鸿者也。曰：‘吾忆先王（钱俶）将薨，预戒挽铎中歌《木兰花》引绋为送，今相公其将亡乎？’果薨于隋（随）。邓王旧曲亦有‘帝卿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之句，颇相类。”^{①8}虽然这里只提及这一曲“每歌之”以至于“酒阑垂涕”，亦可反映出钱惟演不乏歌舞佐酒、填词听歌的生活常态。欧阳修《归田录》还记载，钱氏在西洛时曾对僚属坦言自己平生唯好读书，有“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即词）”^{①9}的读书习惯。词虽小道，当时在文化层位上远逊于经史和小说，但它也是钱惟演不废吟咏的一种文学体裁，这也从一个侧面生动折射出词在宋初社会文化中逐渐抬头的态势。

第二首《玉楼春》辑自《全芳备祖》，全篇体物写志，描摹细腻，所咏之物即为笋，是现存《全宋词》中最早的咏物词，具有一定的词史价值。又据《能改斋漫录》记载：“钱文僖公留守西洛，尝对竹思鹤，寄李和文公（遵勖）诗云：‘瘦玉萧萧伊水头，风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骥旁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其风致如此。淮宁府城上莎，犹是公所植。公在镇，每宴客，命厅籍分行，划袜步于莎上，传唱踏莎行，一时胜事，至今称之。”^{②0}钱惟演在淮宁（陈州府治所）命歌妓传唱《踏莎行》，为其歌舞佐酒、填词听歌更添一例。将在洛阳的“对竹思鹤”诗与《玉楼春》词两相对照，则前者高雅清奇，后者辞藻华丽，一定程度上也是宋初“诗庄词媚”观念的部分反映。

谢绛留存词《菩萨蛮·咏目》《夜行船·别情》《诉衷情·宫怨》各1首，均从《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辑得：

菩萨蛮·咏目

娟娟侵鬓妆痕浅。双眸相媚弯如翦。一瞬

百般宜。无论笑与啼。酒阑思翠被。特故瞢腾地。生怕促归轮。微波先注人。

夜行船·别情

昨夜佳期初共。鬓云低、翠翘金凤。尊前和笑不成歌，意偷转、眼波微送。草草不容成楚梦。渐寒深、翠帘霜重。相看送到断肠时，月西斜、画楼钟动。

诉衷情·宫怨

银缸夜永影长孤。香草续残炉。倚屏脉脉无语，粉泪不成珠。双粲枕，百娇壶。忆当初。君恩莫似，秋叶无情，欲向人疏。^{②1}

通观这三首词，最引人瞩目的是均有词题。施蛰存先生曾指出：“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词，都是小令，它们常用于酒楼歌馆，为侑觞的歌词。词的内容，不外乎闺情宫怨，别恨离愁，或赋咏四季景物。文句简短明白，词意一看就知，自然用不到再加题目。以后，词的作用扩大，成为文人学士抒情写怀的一种新兴文学形式，于是词的内容、意境和题材都繁复了。有时光看词的文句，还不知道为何而作，于是作者有必要给加一个题目。这种情况大约从苏东坡开始出现。例如东坡更漏子词调名下有‘送孙巨源’四字，望江南一首的调名下有‘超然台作’四字。都是用来说明这首词的创作动机及其内容。这就是词题。有了词题，就表明词的内容与调名没有关系。”^{②2}谢绛《菩萨蛮》等三首之词题应是作者自拟，而非《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编者所加。虽然词的内容仍是咏物、别情、宫怨等常规旧辙，意境与题材也没有更显繁复，但均有词题，似是有意识的拟定，时间上明显早于苏轼。而作于明道二年（1033）离洛赴京前夕的《夜行船·别情》，是谢绛词中最受称道的一首。这首词体现了洛阳文人集团成员之间的深厚情谊，许昂霄《词综偶评》评价其“情真语挚”^{②3}，其中“尊前和笑不成歌”句又被况周颐赞为“熨帖入微”^{②4}。欧阳修对这首词亦赏叹不已，念念不忘，后有用韵之作《夜行船》（忆昔西都欢纵），庆历四年（1044）途经洛阳时，作《再至西都》诗，诗末还特别提及：“却到谢公题壁处，向风清泪独潺潺。”^{②5}

尹洙词今存有《水调歌头·和苏子美》1首：

万顷太湖上，朝暮浸寒光。吴王去后，台榭千古锁悲凉。谁信蓬山仙子，天与经纶才器，等闲厌名缰。敛翼下霄汉，雅意在沧浪。晚秋里，烟寂静，雨微凉。危亭好景，佳树修竹绕回塘。

不用移舟酌酒,自有青山绿水,掩映似潇湘。莫问平生意,别有好思量。^{②6}

苏舜钦(字子美,1008—1048)在庆历新政中属于范仲淹集团,在党争中因“进奏院案”而被除名勒停,后闲居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庆历五年(1045)沧浪亭建成,《水调歌头·沧浪亭》(潇洒太湖岸)当作于此时。《东轩笔录》载其本事:“苏子美谪居吴中,欲游丹阳,潘师旦深不欲其来,宣言于人,欲阻之。子美作《水调歌头》,有‘拟借寒潭垂钓,又恐鸥鸟相猜,不肯傍青纶’之句,盖谓是也。”^{②7}苏舜钦早年怀着热切强烈的政治理想,《水调歌头》又是高亢悠扬、声宏音畅的一个词调,词中更有“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壮年何事憔悴,华发改朱颜”之句,抒发了作者不平则鸣的牢骚抑郁与壮志难酬的感慨激愤。尹洙亦属范仲淹革新集团,在“进奏院案”中,为营救苏舜钦等曾上《论朝政宜务大体疏》。庆历五年新政失败,尹洙则因公使钱事入狱穷治,后贬崇信军节度副使。这次被贬与苏舜钦事相仿,都有鲜明的党争痕迹。这首和词表面上将世间功利与政治迫害置于脑后,沉浸于闲居自然的逍遥之乐中,骨子里却依然流露出人生失意、寄情山水的自伤自适,与苏氏原词的壮怀激烈恰似相反相成,异曲同工,同时也从文学唱和活动中反衬出这两位改革派成员之间的肝胆相照、惺惺相惜。

梅尧臣现存词作有《玉楼春》两首,一首辑自《全芳备祖》后集卷十七《杨柳门》:

天然不比花含粉。约月眉黄春色嫩。小桥低映欲迷人,闲倚东风无奈困。烟姿最与章台近。冉冉千丝谁结恨。狂莺来往恋芳阴,不道风流真能尽。^{②8}

这首咏物词低徊宛转、细腻传神,与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②9}的诗风迥乎不侔,确乎有词体当行本色的柔美风格。

另一首《苏幕遮》情景交融,余韵不绝,辑自《能改斋漫录》:

梅圣俞在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草词“金谷年年,乱生青草谁为主”为美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云:“露堤平,烟墅杳。乱碧萋萋,雨后江天晓。独有庾郎年最少,窄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长亭,迷远道。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

老。”欧公击节赏之,又自为一词云:“栏杆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盖《少年游令》也。不惟前二公所不及,虽置诸唐人温、李集中,殆与之为为一矣。今集本不载此篇,惜哉。^{③0}

这一阕《苏幕遮》与林逋《点绛唇》争胜,又引出欧阳修《少年游》一首,并为词史上“咏春草绝调”^{③1}。梅尧臣存词绝少,其在词坛的地位远不如其在诗坛上的宋诗“开山祖师”之盛名。梅尧臣这首词能够让欧阳修“击节赏之”,“为时所矜重”^{③2},且不乏接响嗣音,足见其独特价值。刘熙载敏锐地发现:“梅圣俞《苏幕遮》云:‘落尽梅花春又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此一种,似为少游开先。”^{③3}秦观词在题材上以情爱、贬谪、纪游等为多,风格上以婉约蕴藉、抒情幽深为主,四库馆臣特标举其“情韵兼胜”^{③4},与梅氏此词颇有相合之处。

三、洛阳文人集团的词史意义:以欧阳修为中心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中最能体现词史意义的是继往开来的欧阳修。欧阳修是洛阳文人集团中走出来并成长为文坛领袖的最杰出代表,对于诗文词赋诸种体裁无一不能,无所不精。就词而论,北宋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已称:“欧阳文忠公,文章之宗师也。其于小词,尤脍炙人口。”^{③5}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又云:“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③6}据现存欧词考察,其初染词笔即在洛阳时期,上引《临江仙》(柳外轻雷)可为明证。

综观欧阳修一生,他有一个明显的“洛阳情结”,他在洛阳期间已经对此大书特书,离开洛阳后这种情结更是挥之不去,常常形诸诗文,讽诵不已。欧阳修的“洛阳情结”多通过两种方式来表达,一是对洛阳风物的回忆与叙述,如《洛阳牡丹记》《洛阳牡丹图》等,“洛阳花”也是其创作中不绝如缕的重要意象。二是对洛阳文人集团成员的刻画与描写,虽然“洛阳旧友一时散,十年会合无二三”^{③7},但这种追忆和书写贯穿了欧阳修的创作生涯。除了常见的诗文外,在欧阳修的《内制集序》《归田录》《集古录》《六一诗话》等各种体裁中,都能看到该集团成员的身影,又如张谷、张汝士的墓表,谢绛、张先、张

汝士、尹源、尹洙的墓志铭,均为欧氏所撰。

词也是欧阳修抒发“洛阳情结”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除前揭《临江仙》外,欧阳修在洛阳填词尚有不少可考,如以下 7 首《玉楼春》词:

风迟日媚烟光好。绿树依依芳意早。年华容易即凋零,春色只宜长恨少。池塘隐隐惊雷晓。柳眼未开梅萼小。尊前贪爱物华新,不道物新人渐老。

西亭饮散清歌阙。花外迟迟宫漏发。涂金烛引紫骝嘶,柳曲西头归路别。佳辰只恐幽期阔。密赠殷勤衣上结。翠屏槐梦莫相寻,禁断六街清夜月。

春山敛黛低歌扇。暂解吴钩登祖宴。画楼钟动已魂销,何况马嘶芳草岸。青门柳色随人远。望欲断时肠已断。洛城春色待君来,莫到落花飞似霰。

樽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洛阳正值芳菲节,秾艳清香相间发。游丝有意苦相萦,垂柳无端争赠别。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今宵谁肯远相随,惟有寂寥孤馆月。

残春一夜狂风雨。断送红飞花落树。人心花意待留春,春色无情容易去。高楼把酒愁独语。借问春归何处所。暮云空阔不知音,惟有绿杨芳草路。

常忆洛阳风景媚。烟暖风和添酒味。莺啼宴席似留人,花出墙头如有意。别来已隔千山翠。望断危楼斜日坠。关心只为牡丹红,一片春愁来梦里。^⑩

它们都直接写到洛阳的风物,也或明或暗地涉及该文入集团的成员。第一、二首皆描写洛阳上林苑的景致情境,可与欧阳修《陪饮上林院后亭见樱桃花悉已披谢因成七言四韵》《春日独游上林院后亭见樱桃花奉寄希深圣俞仍酬递中见寄之什》、梅尧臣《依韵和永叔同游上林院后亭见樱桃花悉已披谢》等诗参看互证。

第四首中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表达出欧阳修离开洛阳前夕的款款深情,以及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和省思。“直须看尽洛城花,始

共春风容易别”,又用一种洒脱豪荡的意兴来自我解嘲,排遣情累,深得风人之旨,“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⑪。

第七首“常忆洛阳”则脱胎于前面提到的钱惟演《玉楼春》(城上风光)。钱词上片用顾夔“月照玉楼春漏促”体,下片用李煜“晚妆初了明肌雪”体,一词上下片各参用一体,欧阳修该词完全依钱体作法^⑫,可见其渊源有自,法乳真传。钱氏另一阕“锦箜篌参差”,用《玉楼春》正体,《钦定词谱》有云:“按《花间集》顾夔词四首、魏承班词二首,《尊前集》欧阳炯词二首,其前后段起二句第二字、第六字俱仄声,第三句第二字、第六字俱平声,第四句第二字、第六字亦俱仄声。宋人惟杜安世词五首、钱惟演‘锦箜篌参差’词一首、欧阳修‘美酒花浓’词一首本此体填,余皆南唐李煜体也。”^⑬钱惟演硕果仅存的两首词作,欧阳修均有所步武效仿,其间的承继发扬之意也就昭然若揭。

第三首当是明道二年(1033)送谢绛离洛阳之作,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更希望他能在“洛城春色”时再度前来相聚。“画楼钟动”即前引谢氏《夜行船·别情》词句,这一意象也在欧词中也多次出现。如《夜行船》:

忆昔西都欢纵。自别后、有谁能共。伊川山水洛川花,细寻思、旧游如梦。今日相逢情愈重。愁闻唱、画楼钟动。白发天涯逢此景,倒金樽、殢谁相送。^⑭

这首词写于庆历年间,感怀昔日“西都欢纵”“旧游如梦”,即用谢词原韵。又如《采桑子》三首:

画楼钟动君休唱,往事无踪。聚散匆匆。今日欢娱几客同。去年绿鬓今年白,不觉衰容。明月清风。把酒何人忆谢公。

十年一别流光速,白首相逢。莫话衰翁。但斗尊前语笑同。劝君满酌君须醉,终日从容。画鹢牵风。即去朝天沃舜聪。

十年前是樽前客,月白风清。忧患凋零。老去光阴速可惊。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⑮

这三首词作当为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忆老友谢绛之作,距离明道、景祐年间的洛阳文人集团盛会已逾十年。“画楼钟动”的意象再次出现,“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依旧撩拨着词人的心弦,令其久久低徊、不能自己。晏几道《凤孤飞》词亦

云：“一曲画楼钟动，宛转歌声缓。绮席飞尘满。更少待、金蕉暖。细雨轻寒今夜短。依前是、粉墙别馆。端的欢期应未晚。奈归云难管。”^④这里借欧公洛阳往事、“画楼钟动”来抒发欢期太短、意兴未尽之情，可知其曲数十年间流布遐迩、传唱不衰。

无论是“洛城花”还是“画楼钟动”，无论是洛阳文人集团成员的生前还是身后，欧阳修一而再、再而三地书写洛阳风物，追忆斯人风神，在抒发“洛阳情结”的同时，构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呼应的文学世界。这一文学世界一方面有其系统性与自足性，展现了洛阳的各种风土人情与诗酒文会，另一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和开放性，既囊括欧阳修创作的诗文词赋等各种体裁，也含摄了钱惟演、谢绛、尹洙、梅尧臣等洛阳文人集团其他成员的文学作品。

围绕词之一体而论，除了上述在洛阳濡染词笔抑或与洛阳文人集团相关的词作以外，欧阳修还填写了数量甚多、风格多样的词作^⑤，是宋初与柳永、晏殊、张先并肩而立的四大词人之一。欧阳修工于小令但并不局限于此，同时也创作了《千秋岁》《醉蓬莱》《鼓笛慢》《摸鱼儿》《蓦山溪》等为数不少的长调慢词。他的词在当时流播甚广，是歌妓侍宴佐觞的名家唱词之一。《侯鯖录》称“欧公闲居汝阴时，一妓甚韵文，公歌词尽记之”^⑥，又《后山谈丛》有云：“文元贾公居守北都，欧阳永叔使北还，公预戒官妓办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叹，以为山野。既燕，妓奉觞歌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公复怪之，召问，所歌皆其词也。”^⑦此外，欧阳修的词作《洛阳春》（纱窗未晓）在《高丽史·乐志》中也有记载，亦如柳永词一样跨越国度，传唱域外。^⑧

就渊源来说，一般认为欧词可上溯至南唐词，尤其是冯延巳词。如冯煦《蒿庵论词》称：“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李璟、李煜），宪章正中（冯延巳）”，“文忠（欧阳修）家庐陵，而元献（晏殊）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其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⑨刘熙载更进一步指出：“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⑩王国维既从词史角度总评“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又具体而微地加以佐证：“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⑪这些论述都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也在有意无意之间遮蔽了欧词的其他渊源。

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欧词受钱惟演影响极大，且直凑单微，最为亲切。其实吴越国虽然词名不彰，未能和西蜀、南唐鼎足而三，但也并非一无可称。杨慎《词品》卷二“五代僭主能词”条云：“五代僭伪十国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璟、李煜，吴越之钱俶，皆能文，而小词尤工。如王衍之‘月明如水浸宫殿’，元人用之为传奇曲子。孟昶之洞仙歌，东坡极称之。钱俶‘金风欲飞遭掣搦。情脉脉。行即玉楼云雨隔’，为宋艺祖所赏，惜不见其全篇。”^⑫从钱俶到钱惟演，再到欧阳修，词之传承痕迹如草蛇灰线，依稀可寻。

再就欧词影响而言，冯煦《蒿庵论词》称：“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本传云，超然独骛，众莫能及，独其文乎哉，独其文乎哉。”^⑬顾随先生更推崇欧公“奠定宋词之基础”，且“词开苏、辛”，“盖以文学不朽论之，欧之作在词，不在诗文”。^⑭汪东《唐宋词选》识语中一言以蔽之，曰“《六一》开北宋之风”^⑮。

欧阳修的词从洛阳时期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最后长成为一束风中怒放的“洛阳花”。他的填词生涯贯穿始终，而起点即是洛阳，由此也凸显出洛阳文人集团在词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在宋初词坛沉寂萧条的情势下，洛阳文人集团呼应时代精神，在诗酒文会的风气中濡染词笔，钱惟演、谢绛、梅尧臣、尹洙等均有词作问世，各显风貌，别具特色。特别是欧阳修融会贯通南唐、吴越的词学传统，创作诸多情理相融的士大夫词，与柳永、张先、晏殊等词人先后北上京师，将词从南方传送至北方，取得南词北进的重大进展，承先启后，融合南北，开创宋词一代新风。“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在宋词从涓涓细流变成澎湃江河的过程中，洛阳文人集团作为一个文学群体，展现了词史上一幅原生动态的丰富图景，为后人考察词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一份极为难得的样本，其词体创作与词史意义值得郑重揭出，表而彰之。

注释

①王灼著、岳松校：《碧鸡漫志校正》（修订本）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4页。②参看沈松勤、楼培：《词坛沉寂与“南词”北

进——宋初百年词坛考察》，《北京大学学报》2013 年第 1 期。③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159、50、524 页。④王水照先生四文收在《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31—152、153—173、174—197、452—467 页。拙文见《中华文史论丛》2012 年第 4 期。⑤吴熊和：《唐宋词通论·重印后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455 页。⑥赵崇祚编、杨景龙校注：《花间集校注》，中华书局，2014 年，第 1—2 页。⑦曾枣庄等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76 册，第 144 页。⑧欧阳修：《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中华书局，2001 年，第 2677 页。⑨⑪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中华书局，1983 年，第 81—82、82 页。⑩钱世昭：《钱氏私志》，《全宋笔记》第二编（七），大象出版社，2006 年，第 65—66 页。⑬姜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220 页。⑮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夏承焘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522 页。⑯苏辙：《龙川别志》卷上，中华书局，1982 年，第 74 页。⑰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 年，第 4 页。按：此首《木兰花》实为《玉楼春》。⑱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0 页。与此近似的记录还见于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四和后集卷三十三、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所引王铨《侍儿小名录》等。⑲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4 页。⑳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第 328 页。㉑㉒㉓㉔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15—116、118、118、256 页。㉕施蛰存：《词学名词释义》，中华书局，1988 年，第 93 页。按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4 页），此说不确。㉖㉗㉘㉙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550、6、3585、449—450、3585 页。㉚况周颐：《餐樱庵词话》，转引自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175 页。㉛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十一，中华书局，2001 年，第 176 页。㉜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五，中华

书局，1983 年，第 172 页。㉝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欧阳修全集》卷三十三，中华书局，2001 年，第 497 页。㉞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第 495 页。㉟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6 页。㊱张德瀛：《词徵》卷五，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4155 页。㊲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校注》卷四，中华书局，2009 年，第 501 页。引用词句中“梅花”“斜阳”与《能改斋漫录》不同，《全宋词》第 118 页据后者录存。㊳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淮海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809 页。㊴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引杨东山语，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64—265 页。㊵欧阳修：《圣俞会饮》，《欧阳修全集》卷一，中华书局，2001 年，第 18 页。㊶㊷㊸欧阳修著，胡可先、徐迈校注：《欧阳修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14—230、359、26—30 页。㊹参夏承焘：《犯调三说》，《月轮山词论集》，《夏承焘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440 页。㊺陈廷敬等：《钦定词谱》卷十二，中国书店，1983 年，第 793 页。㊻关于《醉翁琴趣外编》是否欧阳修所作的问题，此处暂置不论，可参王水照《〈醉翁琴趣外编〉伪作说质疑》，见《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646—652 页。㊼赵令畤：《侯鯖录》卷一，中华书局，2002 年，第 48 页。㊽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三，《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596 页。㊾参吴熊和《高丽唐乐与北宋词曲》并附录《〈高丽史·乐志〉所载北宋词曲》，见《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4—76 页。㊿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校注》卷四，中华书局，2009 年，第 494 页。①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5 页。②顾随：《倦驼庵词话》，屈兴国编：《词话丛编二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2992—2993 页。③薛玉坤整理：《汪东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 年，第 439 页。

责任编辑：采薇

Discussion on the Ci Poem's-writing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i Poem's History by Luoyang Literati Group in the North Song Dynasty

Lou Pei

Abstract: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the world of Ci Poem was so peaceful and silent. In the course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Ci Poem, Luoyang Literati Group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Because of the advocacy and participation of Qian Weiyan, the curator of this literary group, all literary talents form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leisure and literary club, as well as the lyric system of singing, dancing, drinking and so on. Qian Weiyan, Xie Jiang, Yin Zhu, Mei Yaochen, Ouyang Xiu and other major figures of the group all wrote Ci poem's, and there was no lack of literature value, especially Ouyang Xiu, taking Luoya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Ci poem's of quantities and high quality. Under the great influence of Luoyang Literati Group, he finally became one of the four most valuable Ci poets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i poems, and profoundly showe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Luoyang Literati Group.

Key words: Luoyang Literati Group; Ouyang Xiu; Ci poem's writing; historical significance